



□ 张鸿志

心怀驰骋白鹭湖

2019年深秋内退之后,我的时间一下子就变得充裕起来,欣欣然开始享受“归来去兮”的陶公生活。一路之隔的白鹭湖湿地公园里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地,却也变成了我的“桃花源”。

从鸟瞰图上看,白鹭湖公园南北长东西窄,占地1650亩,水面850亩,呈葫芦状依势镶嵌其中。在民间,葫芦是吉祥物,它的谐音“福禄”,寓意福气充盈,幸福吉祥,足见白鹭湖最初的设计者很是下了一番心思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每天早晚绕湖一圈,品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走进波光艳影,仰视蓝天白云,听鸟儿呢喃细语,望野鹤湖中游戏,渐渐揭开湖的面纱,感受那份空灵之美。

一年四季,白鹭湖风景各不同,我常常沉醉其中。

春寒料峭,湖面尚有一层薄冰,我看到路边柳条缠绕的枝头,吐出柔嫩如豆的芽孢,不几日就迎着冷风,嫣然伸展开来。我闻到了春的气息,也开始走进春天里。穿着厚棉衣的游客,和我一样迫不及待拍照留念。随着迎春花烂漫开放,正式拉开百花争艳的序幕,四五月份,白鹭湖完全成了花的海洋。早上跑步,在西南侧就会闻到沁人心脾的淡淡清香,那是香槐积蓄了一夜的芬芳,在霞光里尽情释放。我忍不住驻足,贪婪吮吸,常常不忍离去。湖的西南角,一棵大垂柳伸入湖中,树的周围修建起了圆形亲水平台,高

高的护栏,守卫着这棵再普通不过的柳树。柳枝依依,在风的吹拂下,鹅黄柳条拂动着水面,拨动着一圈圈涟漪,多么像春意萌动、有节奏地扩散开来。从北桥向东,就是一片高低起伏的草坪,青翠而且密实。每逢看到这片草坪,总想躺在其中,手里拿本书,晒着太阳,甚至再放肆地打几个滚儿,让春天把我渗透,让我融化在春天里。

夏天,炎炎烈日如一团火,炙烤着大地,柳树成了白鹭湖的最靓丽的风景。柳叶早从鹅黄变成深绿,垂柳依依,临湖清照,它用粗壮的骨骼和深色的皮肤,护佑着层层娇嫩湛绿的柳枝。风摆杨柳,碧波荡漾,几处荷花飘来淡淡幽香。柳荫下,石凳上坐满了纳凉的人。到了傍晚,清风拂面,又是别有一番滋味。我经常独自一人在夏天的夜里坐进小亭,什么也不想,听着夏虫低吟浅唱,和白鹭湖默默对视,就像面对一位老友,敞开心扉,彼此进入对方心里。

等到秋风渐起,尽染黄叶,成熟的果子挂满枝头,苹果、石榴、无花果,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名的野果在秋风中摇曳,尤其是湖东侧那一片海棠树,殷红的果子一串一串地摇动着,像喜庆的红彤彤的山楂。特别是晚秋时分,树叶儿近落尽,海棠果越发红润饱满,大有一副“愿君多采撷”的姿态,白鹭湖的东北角有一大片芦苇,那正是湿地公园的特色,让我忍不住吟诵:“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每逢白露时节,芦苇修长的

身姿随风摆动,更彰显出柔美与浪漫。白鹭湖的秋天是丰满的、成熟的,没有了少女的青涩,却多了一份稳重、妩媚,又不失落落大方。

一直到冬季的风开始“攻城掠地”“一路萧杀”,荡尽公园最后一叶绿,白鹭湖似乎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树木像一把把利剑,直指苍穹。那蜿蜒的湖岸,弧度清晰地伸展着,那一个个小亭子,略显孤单。偶尔空中掠过几只喜鹊,发出清脆的鸣叫,又平添了几分雅静。公园的景色似乎到了尽头,但我仔细观察过,芦苇依然身躯完整,植株挺立,叶片敛卷,穗缨昂扬,像一位老人,满头银发,依然保持着生命最后的尊严。

有人说,水是一座城市的命脉,有了水,这座城市就活了。白鹭湖距离我的住所不足50米,我属于傍水而居。这片葫芦状的水域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站在卧室窗前,就能端详湖的模样,我真切感受到水是公园的灵魂,因为有了水,花木才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因为有了水,才有了鸟语花香。倘若没有鸟,湖就少一份灵气。尤其是近几年,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有十几种禽鸟常年栖居于此。每年入冬后,仿佛一夜之间,湖面上游弋着成群结队的白骨顶鸟(亦称白骨顶鸡),属国家级保护动物。这些水鸟体型硕硕,多为黑色,长长的喙到头部呈白色,外貌像鸡,走在冰面上又像鸭,飞行时就成了妥妥的鸟儿,尤其是它的爪子

更具特色,分瓣爪蹼,行走时爪蹼收紧,便于提速,一旦入水捕食,爪蹼舒展开来,以利于快速捕获鱼类食物。夜间它们便纷纷钻入芦苇荡里取暖,春天到来时,一窝窝小雏鸟诞生在芦苇荡里。雏鸟出生不几日,就与鸟妈妈外出捕食。如果说这片水是公园的灵魂,那么这一群群白骨顶鸟就是水面上的精灵了。

今年初春,我有幸见到4只白鹭光临此地,它们体型较大,翼翅宽长,羽毛洁白如雪,在空中盘旋几圈,头往回收缩至肩背处,颈向下曲成S状,稳健地滑翔降落在湖的中心岛水边,从容地收起双翼,用长长的喙梳理着洁白的羽毛,展现出独有的高贵。起飞时双翼大幅度煽动,速度越来越快。我紧紧盯着,一直“望断南飞雁”,不由得想起“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句,也就是从那天起,心里充满了喜悦与满足,毕竟,在白鹭湖终于见到心心念念的白鹭,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

往事如烟,多年前我曾领略过瑞士日内瓦湖迷人的湖光山色,也曾游览过苏州的拙政园和留园,但从感情上讲,它们怎么能与我朝夕相处的白鹭湖相比呢?早年读过近代教育家、诗人于右任的诗作《望故乡》,尤其那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令我震撼,我时常异想天开,假如我能在“百年之后”葬于白鹭湖西南角那棵老柳树下,昼夜守望着这泓湖水,感受着湖水脉脉、清风徐徐,那将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啊。

凤凰台赏雪有怀

□ 张军伟

高台生玉树,满目白琼花。
人夜鸟栖寂,晨来倩影哗。
催萌万家念,融动百根芽。
春至新桃揭,无辞好岁华。

冬日里的温暖之词

(组诗)

□ 张恒

隐在雾中

雾越发模糊了我视线
事物明亮的左右
是我伸出手对你的爱抚
搁浅的醒悟,有时像圆形的月
一个宇宙中的使者
却永远也走不进你的内心
大雾弥漫,我听到你沿河堤走来
哼着悠扬的歌。风,终究
会将这万物的淤积化开
山水如锦,在这清冷的雾霭里还原
昔日的路径

而现在,你的歌声仍是雾中的谜底
不知何时,我在迷蒙的天光下坐着
大河之堤,犹如一条长椅
我如雕塑般,隐在雾中

天空扇动翅膀,风经过我时光,
次第进入这虚幻的飘渺中
鸟儿多么自由清欢的模样
在阳光里起起落落

黄昏来临

黄昏跌落下来,平摊在树上
多像我一个人的疲惫
它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尽可能放下
天很快黑了下來
我的生活开始变得舒缓且从容

街灯守护着我的晚归
黄昏溜进黑色的幕布
我最喜欢的部分
是那片水光潋滟的灯火
护城河像一段沉思,辉映夜景
星光脚下天空银光般的閃爍
白云已走远,风离我而去
此时我更加小心翼翼
唯恐踩疼了大地上的落叶

黄河向东

我内心的河流,有时在黎明
有时在黄昏,跨过一座山
像用尽我所有的慈爱
事物明亮,时间里的落叶
顺流而下,有时疼痛

有时血液要比河流迟钝许多
当初冬的雪降临
弥补大地上一条裂缝
我的影子朦胧、虚幻
从心中的那条河流往复
鸟雀低鸣,黄河向东
大地铺满月光
酒染今夜洁白而无尽的雪域

朝拜者

初冬时,我的词语开始伸向
暖阳的绵远,泛黄的草木语言变轻
我的思维在明暗间游弋
绛紫色的野菊鲜见于枯草中
我错觉留守冬天的飞鸟
寥廓天空任其翻找修禊里的炊烟

我的福祉,在寂静的大地上聚来
芦苇絮裸露出诗意
像一名朝拜者,独诵经文
无边的旷野
靠近我身体斑驳的光影

温暖之词

我所拥有的慈悲
高过了冬天的温暖
在风凉薄的夜里
坐拥大地上的安慰之词
心与心之间的热
来自一场温暖的雪后
万物中不易察觉的安宁

视野高过自身的沉默
内心的光辉让一切明亮起来
如果我的城口
能让今夜月光变得更加温暖
一座旷野小屋引领我的执念
在阳光温暖的地方停下来
一只黑鸟喜鹊扇动冰冷的翅膀
将我内心的天宇
以骏马驰骋的速度跑进春天

□ 左丽宁

爱的关键字

“老”

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忽然发现爸妈老了,他们吃饭时偶尔会把汤汁洒到桌子上,老妈做某顿饭时会忘了放盐,甚至不小心把盐和糖混淆……总以为他们一直会像我记忆中的那样年轻敏捷,就像当年我在济南上学时,每学期开学前我都会跟老爸去银行取钱交学费,看他在柜台前自如地填单子、取钱,觉得那一刻的老爸好厉害。而现在,我跟老爸却像换了角色,前几天因为社保卡需要升级,我陪他去网点办理,我拿着身份证和社保卡跟柜员说着需要办理的业务,而曾经被我定义为“厉害”的老爸却一直坐在那里,除了进行一下人脸识别,他就安静地坐在那里。

前几天回家,老妈拿出一个专门记菜谱的小本子,原来她是用本本来记录从手机上看到的好菜谱。中午她根据本子上记的步骤做红烧排骨,从排骨选择、配料直到出锅,她都小心翼翼地按照本子上记的去做。吃饭时,我们都觉得味道不错,但老妈觉得色泽没有手机上的图片好看,饭后她一边查找原因,一边自己嘟囔:“这就老了吗?不如以前做饭得心应手了呢。”

记忆中,爸妈从未老过,无论我遇到

什么问题,只要给他们打个电话,凡事都能迎刃而解。而此刻,当我循着时光回望,竟然找不到父母变老的分水岭,记不清他们是从哪一刻开始长出了缕缕白发,记不清是哪一顿饭忘了放盐,更记不清我哪次回家在村口看到父母腰身变得佝偻。

“怯”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爸妈变得“胆怯”起来,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他们,曾经是他们那个年代的高中生,而且爸妈还都曾当过多年教师。而现在,交电费、加微信好友,甚至语音通话,他们都要怯怯地咨询我们姐妹俩“该如何操作”。

有一天中午,老爸打来电话,先确定我已下班到家,然后才说手机短信提示家里电费余额不足,让我方便的时候从手机上帮他交上100元电费。临挂断电话时他还补充一句,让我过几天回老家的时候教他怎么交费,以后就不用麻烦我交了,那语气俨然就是小孩子在跟大人商量一件事情。曾经那个伟岸的父亲,那个在女儿心中如山一样的父亲,那一刻却像极了一个无助的孩子。作为女儿,这是我第一次通过手机给父母家里交电费,仅仅100块钱,可能只够给

孩子买几袋零食,仅仅用了一分钟,老爸却觉得给我添了很大的麻烦。

我实在记不清了,父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我们说话竟变得如此小心翼翼,这或许就是为人父母,他们唯恐给孩子带来一丁点的麻烦,即使这个所谓的麻烦只是孩子的举手之劳,而已。

“爱”

不知道什么时候,老爸在老家院子里种了些蒲公英,前些日子回家,老爸又给了我们姐妹俩一人装了一大袋,叮嘱我们平时泡水喝,可以消炎败火、预防感冒。“爸,每年您这一大袋蒲公英能让我们省下不少感冒药钱呢。”虽然嘴上在调侃他,可我每次拿蒲公英泡水喝的时候,眼前都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两位老人在自家院子里挖着蒲公英,他们先把蒲公英择净、洗好,然后放在阴凉处晾干,最后耐心干炒,并且每年都是把第一锅没掌握好火候的自己留下,把最好的留给他们的两个女儿。

为了让我们吃上纯天然无公害蔬菜,爸妈在老家房前屋后开荒种菜。这几天降温,爸妈担心我们回老家冻感冒,他们便在周六一大早给我们送来足够吃一周的菜和馒头,甚至还早早去集市上买来他们的外甥们最喜欢吃的鸭梨,刚出

锅的糖炒栗子。是的,他们老了,但他们始终清清楚楚记得儿女的喜好,哪个爱吃三鲜馅儿饺子,哪个爱吃手擀的葱油饼,哪个又爱吃馄饨……这些他们无需去想,因为从来都不曾忘记过。每次回老家,我们都能在餐桌上看到自己喜欢吃的美食,而老妈一边叮嘱慢点吃,一边高兴地看着孩子们狼吞虎咽的样子,而自己总是忘了夹菜。每次返程时,“总嫌车后备箱太小”是老妈始终不变的唠叨。

那些年,为了陪我看病,老爸辞掉了他热爱的干了十几年的教师工作;那些年,为了给我和妹妹挣学费,老妈起早贪黑赶集卖衣服;那些年,为了能多一些收入,老爸因为刨山药造成腰椎间盘严重突出;那些年,爸妈“小气”得一双袜子可以穿好多年、一件衣服可以补好几次,却总能每个月提前寄给两个女儿生活费。

这就是我的父母,他们把最好的留给我们,把满满的爱与牵挂塞进儿女的后备箱。也许某一天他们会老得忘了自己的名字,甚至忘了回家的路,但永远忘不了的是爱孩子。此刻,当我写下这几个爱的关键字,眼前竟如早上的浓雾一般,模糊成了一片。

□ 范廷伟

最美的风景

天高云淡,大地铺金;秋风微凉,田野染黄,黛青色的远景近山已是层林尽染,斑斓多姿了,可爱得多么令人想近距离亲近一番。即使走在落叶缤纷的马路,就连清澈的秋阳,明净的空气中,都明显带有了各种秋实甜津津的香气。“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说得一点也没错,这硕果累累的金秋时节,人们心如蜜糖,笑如花开的满怀喜悦,远比春花烂漫、蜂飞蝶舞的阳春,来得更加实在在、真切美好。

春光遍野惹人醉,秋色斑斓也迷人。家庭,单位,两点一线的枯燥生活让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压抑,特别想迈出家门,走进大山散散心、透透气。于是,和日日夜夜困在楼房里照看孙女的妻子略一商量,我们一拍即合: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旅行,并邀约一直照看我们外孙女的亲家母一路同行。我很快从网上联系了当地的旅行社,预约了“青州红叶谷+黄鹿井”快乐出行游。尚未出行,那满山的红叶、艳丽的野菊、一个个黄如金鼓的南瓜、一个个如灯笼的柿子,便已经提前齐齐地涌进我的梦境。

那日早晨,我提前在我们单位门前候车,旅行社的中巴如约而至。上得车来,哇,熟识的朋友这么多呢,原来是邹平市诗词楹联学会的一众诗友们,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从事着各自不同的职业,都是趁着周末空闲,相约一起参加到“青州红叶谷+黄鹿井”快乐出行游的活动。有了他们的加入,这次活动诗意满满,一程欢歌、诗情飞扬、佳作连连。虽然不擅吟诗作对、写词作赋,但受他们的感染,我相信这次定然会不虚此行。

说说笑笑一个多小时,我们便来到了潍坊青州市庙子镇北李村的红叶谷景区入口。一片地势平坦的开阔处,绿毯之上

用金灿灿的玉米摆出了硕大的“秋”字,一堆堆玉米列成队,一堆堆南瓜排成行,一架架木质的小推车,一辆辆老旧的地排车,让容易怀旧的人们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只有时代进步了、农村富裕了、国家强大了,我们才能安享太平盛世里的温馨时光、美好生活。我们怎能不感恩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时代呢?

青州红叶谷景区位于西南部山区,这里山高路险、树木林阔,与著名的黄花溪景区毗邻。这里是新开发不久的一处景点,最初由几个喜欢摄影的朋友偶然发现。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保持了大山的原始风貌,到此品秋、赏红叶的游客,目前并不是很多,所以,红叶谷有种特殊的孤寂宁静之美。我们沿着装有护栏的不平石阶陡路一路攀爬,“哇!红叶!”又是一声惊叫传来。原来一棵百年黄栌就在前面不远处,人们赶紧加快脚步。不一会儿,大家纷纷驻足于这棵黄栌树下,相机、手机一起上阵,你来我往,轮番拍照,这里立即就成了网红打卡地。

“最美的风景在前方!”不知谁这样喊了一声,把人们的兴趣又重新“吊”了起来。人们体态各异,年龄有别,都奔着品秋山、赏红叶的目标而来,一个景点连着一个景点,体力略有不支的诗友听到下一个景点的名字,就像看到典故“望梅止渴”的果子一样,逗得人们有欢有笑,有说有闹,仿佛一下子忘记了疲惫。沿途的红叶,片片似火;身边的黄栌,绿树如焰,诗友们一路穿行于占地面积4000余亩的黄栌林中,欣赏着漫山遍野的深红,惊叹着大自然的美妙绝伦,感受着大山中的瑰奇绚丽。

“黄栌树叶变红,是因为叶内含有多种色素,当叶绿素含量最高时,叶子呈现为绿色;到了秋天,光照减少,气温降低,叶绿素被分解,黄栌叶中的大量花青素

活跃起来,黄栌叶子就变成了红色。”一路同行的王忠修老师,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他就像一部走动的百科知识大辞典,凡是诗友们不明白的事情,在他那里总会找到满意的答案。红叶生机勃勃,色彩极为丰富,金色的阳光下,这里的黄栌沿着石径、石阶,一路起伏,时而映照天地,时而环绕山腰,一直绵延到无尽的远方。

这帮才思敏捷的诗人,遇上了满山遍野、鲜艳夺目的红叶,免不了胸中诗情澎湃、浮想联翩、诗兴大发、妙语连珠。从事教育工作近四十年的成若刚率先吟诗:“红黄漫岭染西山,一幅丹青跃眼前。美景斑斓谁所绘,欲寻妙手问秋天。”诗短情长,大气磅礴,赢得众人点赞。才女石秀霞独具匠心,另辟蹊径,她这样写道:“一众诗家赏晚秋,山光野景目欣收。黄栌待客自陶醉,金菊开花伴畅游。岩写素书青嶂缀,壑披雪练碧崖流。全群豪爽谁无愧,赤膊银须谑老头。”她在诗中提到的这位“老头”,乃这次随行的石正太老先生,他是学会里面年龄最大的会员,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他是菏泽单县人,1963年毕业于莱阳农学院农学专业,分配至邹平,至今在邹平工作生活了整整60年。在岗期间,他走遍了所有乡镇大大小小的858个村庄,他深入田间地头,走进百姓家中,传经送宝,不遗余力,在农业战线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

诗以言志,歌以咏怀。石老先生曾用一首《此生三农不了情》抒情言志:“负轭赢牛待役耕,识途驽马也嘶鸣。毫毫难改初心愿,日夜牵牵垄亩情。”而这次红叶谷之行,83岁高龄的他,要随我们年轻人一起攀陡路、登石阶,走上两个多小时的山路,着实令人担心。可他却激情满满、信心百倍,就像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引领我们一路向前,不敢懈怠。亲家母身宽